



名山勝覽記

浙江一



ル 5
1160
15



名山勝槩記

浙江一

錢塘湖石記

西湖游幸記

西湖禊事記

記蘇堤始末

西湖禊記

卷七

新刻
此係明治
州一八年
月一
樟山同人
所購以贈
書圖

白居易

周密

程端明

楊慎

袁宏道

西湖一

西湖四

靈隱
南屏

西湖二

孤山

龍井
蓮花洞

西湖三

飛來峯

烟霞石屋
御教場

名山記目錄
浙江



吳山
湖山襍叙

雲樓

西湖小記

張京元

湖山小記

蕭士瑋

游天竺山記

楊守陳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記

權德輿

天竺寺詩引

蘇軾

記靈隱天竺

蘇軾

游冷泉亭記

白居易

重修冷泉亭疏

沈守正

冷泉亭畫記

程嘉燧

古澗灌泉記

貝瓊

代石言

虞淳熙

游龍井記

秦觀

游雪齋記

秦觀

游龍井記

程端明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蘇轍

書過溪亭

蘇軾

名山記目錄 浙江

重修放霍湖心二亭疏

韓敬

孤山種梅疏

沈守正

補孤山種梅叙

陳萬言

孤山放霍亭記

陳繼儒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孤山慈社記畧

曾鳳儀

結廬孤山記

馮夢禎

孤山僕夫泉記

馮夢禎

六一泉銘

蘇軾

虎跑泉記

宋濂

參寥泉銘

蘇軾

閱古泉記

陸游

慧日峰記

虞淳熙

蓮花洞記

虞淳熙

南屏孫山人鶴田券

許相卿

游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顧璘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蘇軾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南園記

陸游

翠微園記

茅坤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錢塘湖石記

唐白居易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

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卽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卽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卽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卽郭內

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没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南函窳并諸小窳闕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卽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

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寬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減兼於石函南寬洩之防堤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菓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藍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

西海遊記
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
歌妓舞鬟嚴粧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
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凡鼓板投壺花彈
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水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
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
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
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
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
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

趨遂承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
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
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
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
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
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
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
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
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西海遊幸言
韞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
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
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
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
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
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
華麗雅靚誇竒競好而都人凡締姻寨社會親送葬
經會獻神任患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

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密
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彥有銷
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
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
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
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筭都人士女
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櫂比如魚鱗亦
無行舟之路歌謠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

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裁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

在御畧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捨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西湖禊事記

宋 程端明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
修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
白洛濱之遊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
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簫籥
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
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
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

西漢書事記
人物之盛。遊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羨慕。僉曰古今
上巳之遊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
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群
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
仰千載之風羽。衣蹠蹠。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
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
下。是日也。曉煙空濛。晝景澄豁。觀物情之咸暢。喜春
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
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橈。不令亦舞。此京尹

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于是樂甚。獻酌交舉。
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頽然西景。放舟中流。
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矧九日
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
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于是哉。他日輿圖盡版。護
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
紀之。

記蘇堤始末

成都楊慎

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畧。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

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連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
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
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
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
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之
久。曰。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
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
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
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予昔

在京。問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闕公詩注亦畧。故詳
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
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
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咲其兒戲。積
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汔
無成功。而猶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
爲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
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
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公

言。蓋。其。如。未。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

西湖雜記

公安袁宏道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

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

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共寔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三

望湖亭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王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

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吊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寔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峰。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

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涼，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澗不

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厨。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人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芥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峰。爲獅子石。爲一

西湖雜詠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
健未免酸腐

煙霞石屋

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
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
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峰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
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

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
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
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橫生異議
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况其孫耶夫永明
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尚爾如此吾輩籠根
浮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
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

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峰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

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水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略稍闕然我真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簣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

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柰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輿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佳。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筍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

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
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
泉靈峰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
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尚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
識一二以俟再游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
弟

西湖小記

廣陵張京元

西湖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
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於水肉高於山春時
肩摩趾錯男女襍沓以挨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
卽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柳洲亭

亭據湖濱有樓曰豐樂故宋時蘭若改創已久諸公

西湖小記
府會客常所取其去郭近一舉目則湖山若揖聊塞游湖故事耳。

蘇堤

蘇堤度六橋堤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游人闐塞不若此時自爲清勝。

岳祠

岳少保墳祠南向舊在闔閩孫中貴爲買民居開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古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孤山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

湖心亭

湖心亭雄麗空濶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填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天竺

天竺兩山相夾，迴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饒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寂。

發光庵

發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匯爲池，畜金魚數頭，紙窗曲檻，相向啜茗，真有武陵世外之思。

九里松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擘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于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峰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冷泉亭

冷泉亭是宋太上內禪後，怡閒處俯檻觀魚，爲浮一大白。乃過飛來石根，盡玲瓏透漏，時殘雪半消，相迹穿洞中，迴環繞逐峰，上下盡刻諸菩薩羅漢像，乃胡髡楊璉真珈所剏，雜已像其中，雕殘石骨，猩嵒山靈。

西清小記
某刺史斷其頭投之江可稱古今一快

石屋寺

石屋寺寺庠下無可觀岩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若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浪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著花香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煙霞寺

煙霞寺在山上亦荒落孫中貴易翔頗新整殿後開岩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

象鼻峰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龍井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卽蘇端明米南宮與辨才往來處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圓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坐輿偕亭翫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諸山迥異

西湖小記
法相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謁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光且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石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甚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挹注供爨久之水土繡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儻可剗置硯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仲冬四日不佞治具湖心別長文諸君子風景大都如昨顧朋友依依湖山送媚便覺黯然諸君更訂桃花之約余亦唯唯第須留此一段光景待他年再游世間法俱以不盡爲佳獨西湖哉

樂也。

其二

初三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煙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細縕風煙一色類香霧海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没入雲際寺僧指余海門諸峰也食罷尋李句嘯宅大約韜光善讓割其餘以予句嘯而益成句嘯之幽句嘯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庄溪流淙淙漸入漸佳山多奇石蒼寒

古冶出土者百之一二恨未盡發所蘊耳泝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阨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濺而成雪爲潭所澄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非烟非霧出入不定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竒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余初至愚公谷見佳水流泉據地最勝謂山居之妙不能有二至包庄而乃悔前言之易也買山而隱余殆有終焉之志矣

其三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製寒儉然行筆朴雅飯罷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仰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適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異他泉秦少游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此語良

然又云是夕工宇開齊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今殊不然日未下春客裹足不敢入蓋以避山君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邃有趣茅屋一區僅蔽風雨流淙泠泠蕭條高寄子將之別業在焉余足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掀心卿纔隔一溪耳流潦沸騰亡端靡際馬慄人寒竟不得前久之輿卒擁至

海山小記
髮際眉間。挂溜騰虛。津流不斷如鴈宕。飛瀑寂無聲。
耳。心卿故善病。又秦法嚴衡石。程書竊爲丞相危之。
已擁被而坐。漸能驩呼。不異常。余心乃安。坐客皆名
勝。譚至深夜乃卧。

遊天竺山記

明 楊守陳

杭多名刹。天竺爲稱首。久欲遊。弗果。成化戊子秋。復
過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遣徒廣無外請遊。時余友
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陞赴會試。守隲守隅。
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次于杭。刻期同游。是月廿有
七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
刹。畫鷁隱見于松筠。芟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間。
作。令人耳目無少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

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
寥。聞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
而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陟岐。靈隱寺。寺靜
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峰。勢若飛舞。
崖壁竒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卽天竺山也。
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謂冷泉澗。旁入
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
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
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

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
音殿。啓櫝閱衆寶。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
客。小朶軒。面石壁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
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
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雖濱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
幽邃靜潔之極。宜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談笑久
之。僧請留詠。山中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
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
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

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滯之以遲
余昆弟父子具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

上天竺復菴記

宋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
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
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
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
四方學者炊爨湔浴皆有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
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
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

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
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
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
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
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
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
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
名蓋萬袖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
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

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
師非獨視大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
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
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
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唐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皆有以及無不踐
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
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
誦大乘經名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
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
見所縛今玄公翛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
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

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
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
首

天竺寺詩引

宋 蘇軾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
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
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
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
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
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記靈隱天竺

宋 蘇軾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遊冷泉亭記

唐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由郡言靈隱為尤由寺觀言
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
廣不累丈而撮竒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遯形春之日
吾愛其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
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
情山樹為蓋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
之者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

又潺湲潔徹。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
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
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
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
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
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萇最後作此
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重修冷泉亭疏

虎林沈守正

憶爲童子時。足下不越鄉。較讀白香山冷泉亭記。至
山樹爲幄。岩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毛骨俱飛。
嘆何日得游息其下。安知功名富貴哉。更數年偶得
出游。恍如夙夢。流連不忍別去。今冷泉爲吾日用之
物。如七間蔬肉。手間筆札。雖不厭之。亦忘之矣。殊不
見有所開發而老鈍。日甚于童子時。甚矣。余之負冷
泉也。雖然。香山嘗東林。唐父云。肯與冷泉作主。一百

日勝于二十四考書中書彼高賢以日計之不得者
余以歲計之而過此未之或知也余于冷泉似亦有
往因乎亭之初制高不倍尋廣不累丈今三倍之宋
僧樂然所改作也或者以復古爲竒余謂不然唐時
五亭錯出于山椒木杪之間制不宜大大則失點綴
之情今四亭俱廢冷泉獨攬其勝小則不足以收煙
月納涼燠亭仍今制是也亭重新于萬曆戊巳之間
今復將圯敗棟頽垣風景爲殺余雖名有斯亭而氣
爽不敢登水清不敢飲者亦年餘矣微獨余不能有
亭游者亦不能有亭將靈鷲亦不能有斯亭余之負
冷泉也寔甚于是與性證謀新之度非百五十金不
可證曰此亦功德事也余曰勿言功德山川臺榭自
古高流勝人領之修缺舉廢政我輩事也必功德而
始布金則一優婆夷矣

冷泉亭畫記

新安程嘉燧

魯生以此扇索畫，留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至杭。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時往來焉。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魯生所餉酒，特芳冽。適雨過，下至冷泉亭，觀瀑。經靈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硯，及移茶，鎗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薄大醉，徑起入寺，因惜魯生不共此作圖，貽之。其兀然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爲薛蕙光。相向

冷身亭書言
斟酌者為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卧者馬巽甫焚鑪
煎茶為鮑谿父濯足仰觀岩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
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髣髴而人物意態筆法流
動衆客頗為絕倒遂命記之

古澗窪泉記

明 貝瓊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洸泉同
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瀆泉此泉之大槩也而
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
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塘時常游西山
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
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珎璜之相
觸及憇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

古澗窪泉記

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也。

代石言

武林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謠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開闢之峯，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旣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况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

代石言
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子，加

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苟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峯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浮石，今則窆掘心骨，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侔艮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扛插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剗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實，不遣而暗利土人之

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塤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己身富貴之由來乎己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衆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崩我身絕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 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靈峰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清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音井言 7
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
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
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
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
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
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
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
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
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
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
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
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
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
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士又何以
加於此

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官室。碁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

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泐。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

遊龍井記

宋 程端明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

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
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
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
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
坡樂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
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
泉淪茗復汲二盃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
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
湖如盤狹處僅若帶公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煙斷
續相望澗泉瀾瀾如故但太虛乃宵征則所不見者
怪石與西湖及炊煙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
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大息辨才結廬今
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
若曾若志時東家周叔向俱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宋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

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龍井之山，其地曰龍井，其水曰龍井。其水之清，其味之甘，其氣之香，其色之白，其質之潤，其性之溫，其功之廣，其效之神，其德之厚，其澤之溥，其利之溥，其惠之溥，其德之厚，其澤之溥，其利之溥，其惠之溥。

書過溪亭

宋 蘇軾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

西湖重修放崔湖心二亭緣起

西吳韓敬

修。放。崔。亭。宜。逸。人。逋。叟。主。之。葺。湖。心。亭。宜。靜。姬。良。士。
任。之。崔。徵。仲。使。君。曰。三。十。年。前。物。力。鼎。盛。明。聖。湖。一。
片。恍。從。叨。利。天。宮。移。取。金。碧。然。事。出。左。貂。雖。曰。此。中。
大。功。德。主。謂。非。業。力。締。造。可。乎。試。觀。第。一。橋。頭。斷。碑。
殘。屬。遺。穢。薰。天。氣。壹。動。志。衰。相。之。現。不。待。今。日。始。然。
矣。孤。山。背。後。梅。窠。崔。夢。甘。付。沈。瀟。游。屨。歌。聲。到。此。俱。
冷。若。天。留。異。境。以。待。吾。輩。摘。蘅。奠。水。呼。蛻。仙。而。與。之。

語者。盤礴稍久。感慨遽生。迴橈出西泠。望湖心煙靄。欣然從之。亦自與鷺鷥分席。不與貍虎接踪。故曰。斯亭之葺。皆吾輩事也。蓋使君昔日以忤璫被逮。幾蹈不測。賜環而後。吏隱湖濱。其貧殆過于老逋。猶解其冰霜之橐。表幽飭異為好事者嚆矢。此邦雅流。入暗香疎影之中。出蘋波柳浪之外。其成勝舉。不待乞檀矣。放。崔。位。寘。已。定。掃。花。作。茵。須。還。大。雅。湖。心。舊。材。可。因。更。當。掃。除。俗。聖。稱。為。吾。輩。舉。事。若。兩。高。南。北。琳宮巨剎。金碧重輝。則以俟世之大有力人耳。崇禎壬

申十一元日

孤山種梅疏

虎林沈守正

西湖之上。蔥蒨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軍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徑西泠。必沿湖水。不似今從望湖亭折闌闐而入也。此孤山之一勝也。自林處士築爲霍妻梅子之地。後世言孤山者。若爲處士私有。至今過之者。猶唏噓憑吊。不忍別去。况徘徊疎影暗香。

之下者哉。此孤山之再勝也。今無論華表之跡。杳不可期。卽老枿枯枝。盡供樵爨。有王道士慨然復種梅以復之。吾友韻人吳巽之輩。相與慫恿其事。第處上止種三百六十株。山道士之欲甚奢。不干樹不止。蓋處士止日。給其腹。而道士將遍給游屐之腹。宜乎其不止三百六也。余請種梅之餘。更畜二雀。它日有能使其盤空召客者。是處士後身也。卽請之爲山主矣。此孤山之三勝也。

李流芳口余至孤山吊處士之遺跡。輒誦清淺黃昏之句。而放雀亭左右。遂無槎枿數樹。令人可尋香逐韻。婆娑影下者。良爲可歎。

補孤山種梅叙為吳巽之作

繡水陳萬言

孤山僻在湖陰，無巉峰怪石，足以頡頏南北兩高之勝，而幽韻過之。逋叟種梅山巖，亦千古韻事也。往挂瓢戴笠之客，間向此作方外游，而游人停履，戒勿入者，二一紈綃黛粉家，挾歌兒，踉蹌畫橋，酒艦中雅與地不肖一舉子，挾冊登場，詫以為赤松青鳥之侶，弗利於形家言而去之。歲癸卯，余始讀書山麓小軒中，聊破岑寂，諸君子自是多踵至者，哦哦聲歲不絕而

孫山和詩
余友吳之復爲低徊故址，領袖勝因，感桑棘之蔽墟，懷寒花之啓秀，謀所爲逋叟續者，美人、高士、點綴、名山，使吊古者無離離彼黍之悲，一勝也。山隈踈影之下，可雪可晴，可風可月，烟、艇、釣、艇、數、武、竭、來、不、愁、濟勝之勞，無候羸糧之果，二勝也。兩堤襍蒔，多桃、黃、柳、絮、爭、緋、鬪、綠、耳，而崔亭遺種，乃更有寒香、臘蒂之奇，傲不言之成蹊，招如玉之迴影，三勝也。樵兒、繭販、無采筐伐薪之形，山靈、斧斤、庶幾獲免，四勝也。山有祠以俎豆，逋叟合鄴侯，香山坡老而四，名花効靈，而後

覽眺者，其有興乎？辟穀神仙，仿隴西之霞舉，登高大夫，鬪蘇白之風流，豈獨爲一逋叟生色哉？五勝也。余結監茲山久矣，歲一至湖上，未嘗不躡屐岩扉，懷企遺勝，恨未及與桂叢蘭譜，恢數百年沈劫之緣，幸有吳之先之，異日畢尚平婚嫁，謀築一楹于梅花塢中，重修千古韻事，當不啻囊圖五嶽矣。癸丑夏日記

重建放鶴亭記

雲間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搏。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真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葬於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

漸漸爲朝野所物色。粟帛軒車。貴相望於岩穴。豈不
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於山青水
碧間。而家童縱崔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
崔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
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
今有司迫於功令。埋沒催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
和靖山澤臞。誰暇過而問焉。吾曾繇西泠策杖訪之。
遇老僧叩曰。揭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
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庖。

漏安在。曰。久蔓荆蓁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
閣於羣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墳耳。余謙構亭
亭圯。而李端李鉞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郡人
于冕沈恒種梅繞墓。陳子安送一崔爲山中司墓。無
恙乎。曰。梅枯。崔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真孤隱
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于此中者。非恨
其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璫祠初建
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罨爲毒霧腥烟。雙
崔有知。必且啣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糧不及爲

幸一朝璫敗。往時上大夫喪心塗面稱功誦德者。亟欲仆穹碑。削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崔無一存。而圍圍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水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崔亭於暗香疎影之內。直將湖山邇年之遺穢。蕩滌而厥除之。雖謂崔使君爲和靖招魂可。爲和靖招隱亦可。爲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復留以遜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鐙逮至淮。四日聞。

熹宗晏駕得生還。

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快心於使君。將無邀蘇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嬉於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籠崔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子殿生徐仲。交陳則梁顧霖。調汪然明吳今生在。皆崔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唐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
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
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
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
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
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
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

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
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
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
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
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
岵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
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
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先其一碑僧之
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

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
觀睹白恠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
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
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
爲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
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卽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
相輒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
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

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
至今爲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
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
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
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
得計矣至於佛書妙與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
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
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
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賜紫金袋元稹記

孤山慈社記畧

明 曾鳳儀

孤山之有寺自智圓法師始也師傳天台三觀於奉
先源清禪師每嘆荆溪歿後微言墜地於是作十疏
通經自號中庸子而學人尊其疏曰孤山師遂擅此
孤山也白樂天有回望孤山寺詩到岸請君回首望
蓬萊官在水中央又孤山寺遇雨詩或擬湖中宿留
船在寺門則寺據孤山舊矣師示寂歛以陶器瘞之
後山歲久積雨山頽啓陶覩師爪髮俱長齒若珂雪

孤山詞
謚號法慧後有司移寺山北併塔遷焉今之瑪瑙寺
卽孤山瑪瑙院也以崖石類瑪瑙得名寺遷而故址
幾墟殆數百載矣近大中丞省吾金公營建 關帝
殿以報夢中旗鼓之賜郎君季真集諸善友理齒掩
骼爲慈社會于殿之右藉 神力護祐庶行之久而
勿替也然守祠而董其事者非僧不可則于其後樹
禪堂以居雜草除礫而梅花石見卽故寺瑪瑙石也
靈跡淹沒一旦昭灼不以屬他館舍而屬之禪堂豈
孤山有靈欲還我孤山乎哉

今寺左更起竹閣虛敞蕭寂高流逸衲墨客翰卿
恒賦詩結夏於此而季真風流儒雅可想也

結廬孤山記

秀水馮夢禎

居士得地于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
 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
 西來分而為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
 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
 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
 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為堂
 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啟

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
待其生孫又峙桐二於竹西稿其一斲其中丈許以
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映接使人意遠青巖
居之前日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念肘縱半
之庖漏附焉前亦爲廣庭峙梅三其一幾稿而甦蓋
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于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
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時多翠色蕩衣裾又飽
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
修榦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相

際池池不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
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
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
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
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
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窻
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
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
某日時積雪初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

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卧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鷓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廼，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啟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螭舫往來青駮油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未迨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

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真實居士記于自卧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秀水馮夢禎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為白香山金屑井一為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中小低漣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真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瓦礫幾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為隣墻所壓南以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

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崖之間差
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
真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六一泉銘

宋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子昔通守錢塘見
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
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
間而不可得則徃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
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
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
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
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
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
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
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
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
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
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夫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
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
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
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
亦或見於斯泉也

虎跑泉記

金華宋濂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慈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繳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泉當遺二虎移來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

虎跑泉記

參寥泉銘

宋 蘇軾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
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
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
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
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
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
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

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
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
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閱古泉記

宋 陸游

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
一壑崖如伏龜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
或如空翔如不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果更
出互見壽藤惟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
而籜解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
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
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內繚以翠麓覆以

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後
之衰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露雨不溢久旱勿涸其甘
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髮鬚而游塵墮葉常
若有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不時恒鏡如也泉上
有亭亭中置瓢而飲可濯尤于烹茗釀酒爲宜他名
泉皆美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
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當爲我記此泉使后知吾
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
士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久之而

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
告老之後視道爲有媿其視泉猶有愧也幸旦暮復
得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
嘉泰四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嘉泰四年四月丁巳山創製誌

縣魏姑山融中縣縣公一酒此泉而計尚猶頹之
昔者之翁斯嶽為首數其跡泉辭首則也幸且暮
國古蓋求忠熾王以各堂昔限泉可階巖突茲賦公

慧日峰記

武林虞淳熙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陳思恭採一石負宗鏡
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瑩多屬
貪狼廉貞當是湖擁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果恩矣
聞建塔起土而見磚磚中矩砥列蓋堂云升頂則日
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鳧錦塘蘇堤遊
人如蟻蕭鼓隱隱聲如蝸蟾而瓦如鱗山如髻則城
中浙外之景也回視木末蒼鬱翠屏之外鳳山虎洞

杳。靄。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紺。石。西。引。碧。薏。緗。藕。千。
房。萬。竅。恍。夏。雲。之。竒。米。顛。琴。臺。孫。放。鶴。樊。在。其。下。

蓮花洞記

武林虞淳熙

蓮花洞藏居然亭後洞無頂直似屏風曲折可導人
委宛入觀耳名以青芙蓉障子當是南屏洞房中物
將亦壽師講蓮花經處而下睇亦見西湖蓮花其玲
瓏峭倩卽法華石頂耳鄰石一匝正類短屏列坐屏
脚下同慧日之見傍多題字

孫山人鶴田券

明 許相卿

正德十四年己卯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
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
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
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
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歛
歲汰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隣
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檣卿

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遊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明 顧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間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
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
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群石蒙翳埋汨標見而秀弗
逞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
是乃議疏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餼斬荆棘芟蓬
蒿凡延蔓爲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蜿蜒
石間因高卑爲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

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廉厲陳竒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群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僚佐諸公林壑高逸咸來賞視又相屬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爲遊憇之所則跡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沒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顛留月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达圭石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卧翠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寒椒於時僚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宋 蘇軾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
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
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
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
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

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與其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宋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故梅取以名堂，而歐記之。」

南園記

宋 陸游

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湖西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為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剖奇葩美木爭列於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於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厦上足以陳豆核下足以奏金

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
邃深，疑於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中獻王之詩句
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閒，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
射廳曰知容，其臺曰塞問，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
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稻因爲塲，爲牧
羊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
堂之名則曰采芳，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
忘機，曰眠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
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

望莫能及。南園之髣髴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遊
觀之美哉？始曰許閒，中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
此名，皆取於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
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累將相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
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
鼎，被絃歌者踵踵也。迄至於公，勤勞王家，熏在社稷。
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於忠獻之志，不
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
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加哉？或曰上方

南園記
倚公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勲業。而不知公之忠。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聚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衣冠而去。則庶幾而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與此游所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大夫直文華閣。政事賜金紫魚袋。陸游謹記。

翠微園記

歸安茅坤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並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並名山大川。飛流巉壑。非可朝夕宴遊者。況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故其一時帝子皇妃。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層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

翠微園記
芟之洲。鳧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最天下矣。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徃徃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蓋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深。或附丘墓。或穿污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烟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

梁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曼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稚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頽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烟堤若帶。畫橋綺疏。紅渠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

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峰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逶迤。遠者三十二里。近者五七里。三四里。當其河橫月映。烟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若掌也。予廼啣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濃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

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呼。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美。而茲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構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唐杜牧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况其他罪

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
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爲工商者
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
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
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
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
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
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
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

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于佛買福
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
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獲福若
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
可矣爲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
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竒瓌怪爲憂
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王也一銅鞮宮之衰
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
得不因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

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纒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

枝附爲使令者陪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于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

化之三牋于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錐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
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
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
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
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
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
目髮勺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鬢
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

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徃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
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覩南亭千萬狀吟
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于後
不知幾千百人矣

不啖幾千百人矣

不糶日四萬計千萬米卒不銷去秋為賑藉災之十幾
望天子之輒也矣美于照之旨祖賂南亭千萬米今
天下各士多折之千快百幾十中谷登南亭春

